



爱情长跑
催人泪下

她把被子往旁边一扯，睡到床的边缘，背对着我，嘀咕道：“以后不许说了，提都不能提。”

当时我没有多想，甚至觉得她在发神经，直到有一天夜里，我在海边工地的活动板房里梦见她离我而去，才终于明白她当时为何恐慌。

那段时间，南京的一个公子哥儿与她走得很近，互相加了微博和QQ，无论凌一尧发布什么，他都会在第一时间进行评论。有时言辞之谄媚、态度之暧昧

27

情敌出现

令我恼怒。

“那个人是谁？”我问。

凌一尧不以为然地说：“一个学长，已经毕业了。”

“你们怎么认识的？”

“我在QQ群里问毕业论文的事情，是他帮我的，就这样认识了。”说到这里，凌一尧才反应过来，问我，“你干吗问这个？你想知道什么？”

“随便问问。”

她顿时生气了，说：“你想知道什么就直说，不要拐弯抹角！”

我依然不改口：“没什么就是没什么。”

凌一尧恨恨地指责道：“你知不知道我最讨厌你什么？你总是封闭自己，不让别人知道你的心思，要别人去揣摩你的想法。你要是怀疑什么就直接提出来，我不主动解释的话你永远怀疑，我主动解释的话又是不打自招，你说我该怎么办？”

矛盾几乎被挑明了，我也不再掩饰，开门见山地问道：“你说实话，你知道他在追你吗？”

“没有吧，我们只是普通朋友，只是借资料时见过一面而已。”

“可他明显是喜欢你，你没有提出异议就是默认。”

“他怎么想是他的事情，我接不接受是我的选择，但你现在不能剥夺我交朋友的自由，我也没有约束你和什么人来往啊。”

我反驳道：“我在这个鬼地方能和什么人来往，难道跳进大海去龙宫勾搭妹子？我都快3个月没有见过一个40岁以下的女性了。”

凌一尧在电话那头幸灾乐祸地笑。

她这样一笑，我又冷静下来了，说：“抱歉，我不该那样发脾气。其实我很相信你，只是看到别的男人在微博上向你献媚，我就觉得特不自在。”

“你放心吧，我知道怎么做。”

话虽如此，现实却不尽如人意。那个学长依然在她的个人主页里神出鬼没，我经常为此生闷气，而她想要厘清这种关系又无从下手。

“他又没说什么，我也不知道怎么提啊！”她似乎比我还急，“我本来想把他拉黑算了，可是我写论文时人家提供资料了，现在突然把他拉黑有点过河拆桥，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”

我思索片刻，然后点头：“明白。”

“那你信任尧尧不？”她又开始发嗲起来。

“当然……”

“好！那我告诉你，学长有女朋友，他和我只是校友和朋友的关系，保证不是你担心的那样。你要是再多想了，就想想我对你的保证，行不行？”

话都说到这个地步，我也不好继续深究，两人若是走到发誓表忠心的地步，这份感情也就没有什么前途了。我一口答应下来，承诺不再忌妒和猜疑，给她足够的自由空间，而做到这一点非

常简单——将手机上的微博客户端卸了，眼不见为净。

然而，不出一个礼拜，她心情不悦地打电话过来，说：“那个学长今天找我说话了。”

“说怎么了？”我紧张地问。

“他说自己和女朋友之间不合适，快要分手了，还说对我一见倾心，朝思暮想，问我能不能给他一个机会……”

“他不知道你有男朋友吗？”

“知道啊，他说希望参与公平竞争。”

“竟他妈的争！”我顿时火冒三丈，恨不得跨马提刀奔赴南京。我在这里风餐露宿地卖命工作，那家伙在千里之外趁机挖墙脚，这种人就该请武二爷显灵来取他的狗头。

“怎么了？”凌一尧坦然地笑道，“反正裁判都是你的人，你还怕竞争？”

“裁判？”我愣了一下，随即醒悟过来，“那裁判怎么说？”

她嘿嘿一笑，说：“红牌罚下，永久禁赛。”

凌一尧没有再与那个学长客气，删了微博和QQ，并且和他挑明断绝所有来往。

最有安全感的恋爱就是这样，无论第三者的条件多么优越，手段如何巧妙，都无法入心半分，因为只有我们身边的那个人，才与我们的爱情有关。

（摘自《与我十年长跑的女友明天要嫁人了》李海波 著）



机关算尽
匪夷所思

我很快抵达岗亭，给药不然打了一个电话，然后搭乘旅游区的车回到市区。一下车，药不然的车已经在那里等着了。

一见面，药不然冲我笑嘻嘻地说：“这10天吃不上肉，你可又瘦了。”

药不然一边开车，一边跟我说了10天来的情况。故宫方面在沉默许久之

30

乔装探路

后，率先在北京发表公开声明，称香港所谓的《清明上河图》真品纯属无稽之谈。随即百瑞莲拍卖行发表声明，说愿意与故宫藏品一起公开接受权威机构的碳-14检验。

我冷着脸问：“戴鹤轩呢？我记得你不是说过要显显你的手段？”

药不然一拍方向盘，露出狡诈的笑容：“嘿嘿，算你小子赶得巧，收网就在今晚，你一起来看个热闹吧。”

我没有继续问，目视前方，斗志昂扬。

吉普车在南京市里驰骋，药不然没带我去江边，反而把我带到了南京大酒店。药不然把车停在附近，和我一起走进酒店大堂。他早就开好了房间，我洗好澡出来，拿着浴巾擦头，忽然看到床上搁着两套白裤子、红马甲，跟在大堂里的服务生穿的服装一样。衣服旁边还放着一摞宣传材料，印制非常精美。我翻了几页，都是讲各种名贵瓷器的。我换好了衣服，药不然也换上了一套，我们俩摇身一变成了酒店服务员。

药不然看看时间，快到下午5点了，便招呼我抱起资料离开房间。我们走到二楼宴会厅的走廊，药不然忽然停下脚步，将手扶在旁边的栏杆上，向前探过身去，然后冲我一笑：“正主

儿来了。”

只见在大堂通往二楼宴会厅有一个螺旋式大理石楼梯，一群人正顺着楼梯往上走。我定睛一看，走在中间偏右身着唐装的正是戴鹤轩，他双手捧着一个紫檀木匣子，看起来像是很贵重的东西。而被人簇拥在正中间的，是一位头发花白的慈祥老者，他手持拐杖，身着中山装。

我看了一眼药不然，药不然得意地说：“那天我一进江边别墅，就听到戴鹤轩跟那个领导说这一周有酒宴。我估计这次酒宴级别低不了。南京国际大酒店的主厨是做淮扬菜的高手，戴鹤轩要请人，八成就是这里了。”

我问他：“你到底打算干什么？”

“很简单，看好时机，咱们把这些资料往各位宾客手里一发就是。”

我越发迷惑了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药不然拉开一条门缝，朝正厅里望去，客人们基本上都落座了，戴鹤轩坐在主位，那位华发老人坐在主宾位，其他人按次序围成一圈。

戴鹤轩打了个响指，一个徒弟连忙小心翼翼地那件紫檀木匣子捧过来，搁在餐桌上。

戴鹤轩说：“这是大明永乐年间的内府梅瓶。梅瓶乃是酒器，内府梅瓶里

头盛放的自然是给皇帝喝的御用佳酿。只是不知何故，这酒瓶未及开封就流落民间，一直保存到了今天。瓶中古酒历经600余年未曾启封，酒味醇厚。今日与各位齐聚此地，这就是缘分。缘分不到，不可强求。缘分到了，自然也不能错过。”

徒弟不失时机地递过一把小巧的铁锤。戴鹤轩抄起锤子：“今天我就破封启瓶，与诸位一享这永乐佳酿！”

戴鹤轩抄起小锤，对准瓶口猛然敲去。

药不然冲我眨眨眼睛，翻开宣传册上的一页。我一看，立刻明白他的用意了。

我们两个各自托着一碟凉菜，端上桌去。酒桌上的其他人还沉迷在永乐年间的陈酿中，根本没注意服务员进来。我和药不然一左一右，悄无声息地来到了戴鹤轩的两侧。

戴鹤轩正沾沾微笑，忽然发觉身旁多了两个服务员，他随便扫了一眼，先是一怔，随即脸色阴沉下来。

“你们两个不回北京，来这里干什么！”戴鹤轩压低声音说道。药不然满脸堆笑着凑过去，把宣传画册打开：“戴老师，我们是想请您点菜。”

（摘自《古董局中局2：清明上河图之谜》马伯庸 著）